

672.1201
4742

上

海

魚鱗

爪

郁慕俠著

沈衛書



上海鱗爪序

上海社會情形。誠所謂五花八門。千妖百怪。無奇不有。此書雖然不過僅僅披露一鱗半爪。然而窺豹一斑。亦足以引起注意。使人有所認識。大抵一般青年。涉足於社會之初。往往受環境支配。身心不由自主。既無知人之明。近墨近朱。罔知所擇。而是非之觀念。亦且混淆於衆咻之間。於是魑魅魍魎。得以施其技倆。推而內之。陷阱之中。不復能自振拔者。比比然也。郁君慕俠。嘗著格言叢輯。一欲以正人心爲主旨。曩在軍閥時代。猶且人手一編。由軍事長官散給於士卒。頗風行於一時。故其續編乃至二十集之多。今雖已置高閣。但其宗旨。

上 海 鱗 爪 序

不變。故又撰纂是書。將使茶餘酒後之談。借作千秋之鑑。蓋其所舉之事。縱爲瑣碎。亦必寓以勸懲。而於成功人之歷史。則多敘述其締造之艱難。用以鼓勵青年。一革其消極悲觀之念。是於世道人心。誠可借爲對症發藥。以視小說家言。徒作空中樓閣。引人興趣者。固不可同日語也。莊子有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郁君此著。正取此旨。所謂卑之毋甚高論。其收效之速。當在格言叢輯之上。可斷言也。

癸酉七夕天虛我生識於西湖息養社

本書引言

(郁慕俠)

余饑驅海上。從清季到今。一刹那已二十五年了。此二十五年所經過的過程中。心所接。目所觸。耳所聞。奇奇怪怪。事物物。也不知其凡幾。真是滄海變桑田。華屋成山邱。彷彿近之。偶一追溯。備極感喟。現在祇憑腦力記憶。或朋侶述告。或讀書所得。一件件。一椿椿。赤裸裸的描寫出來。因為沒有統系的演述。故名「上海鱗爪」。

先吾而作這種體裁之書。前有梁任公的「外交鱗爪」。後有徐志摩的「巴黎鱗爪」。但是二公底作品。一記壇坫上之瑣聞。一述異國的雜碎。與余所作。體裁似同。取材則異。蓋「上海鱗爪」。包括海上全社會的形形色色。雖至一事一物。一人一傳。亦盡量地搜求。在大體上。或關掌故。或係人事。或志風土。或記典章。或述秘密。或已往。或現在。都一一寫出。與專記

一事。和撫拾外國風光者。截然不同。

本書記載各事。偏重於租界方面。因余居於此。食於此。服務於此。租界上的情形。比較的明瞭一些。是以記載獨多。至其它方面。聞見較少。而演述也較稀。不過舉一反三。可概其餘了。

書的體裁。雖無統系。實則每篇均有子目標出。自首至尾。都告段落。閱者目謂傳述固可。秘史亦可。如目謂筆記更無不可。

惟是余心爲形役。草草勞人。往往手忙脚亂地倉卒寫來。錯誤闕漏。在所難免。甚願明瞭上海社會情形的同志們。加以匡正。則不禁焚香禱之。跋予望之。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上海鱗爪上集子目

上海的人口與貿易額

日本在上海經濟力之發展

二房東受累

偽龍式之房屋

公館馬路的路權

橋樑之遺蹟

娼妓籍貫之不同

女校書

借水房子

鹹水妹

流動的賣唱

老少

徵歌

露天通車

複雜之社會

分租房屋之習慣法

挖費與小租

三層樓

公共租界之二三公園

長三與公二

野雞之釋義

韓姑開一砲

娼門中的術語

轉飯票之二變

點大蠟燭

公務正堂

野雞拉夫

東洋女堂倌

包車野雞

烟：賭：娼

茶房媒

女招待

如此按摩

跳舞：歌舞

虹口賭場

同性戀愛

游藝場之始祖

客棧名稱之變易

截藥水

出賣龍頭水

賭官托術柱

共舞廳之男女台演

欄房閣

兜喜神方

吸精校長

神秘的朝會

編排 鹹肉

女職員

女學生的醜業

神祕的北四川路

撒尿菩薩

花會狂

小客棧寫真記

打彈子

吃海麵

南市新舞臺

真刀真鎗的創始人

女伶封王

大旅社……大飯店

兜圈子

兜風

女浴室

清水盆湯

曲綫美

泥製春戲

天妃宮

剪髮留髮

大褲管與小褲管

耳環

硬領頭

搶油主

滑稽公司

摩登化

張競生的性史

燕子窠命名之釋義

拉風

浴室堂倌

擦背

模特兒

龜頭套

角先生

南石路與北石路

梳頭傭

畫眉

染指

吞會

米蛀蟲與地籠蟲

狂潮之一瞥

雞叫做到鬼叫

燒頭香

廣東人的迷信

打醋

不守時

紅綠燈

此地不准小便

拋沙擲泥

大舞臺對過

歐化

棺材店裏的鬼戲

吃包茶

堂彩以外之堂彩

看熱鬧

醫院

市虎

名人與花柳

打樣

搭客要找保證

馬路政客

小鬼

茶館

小賬分文不取

送元寶

無意識

基督教

■上海的人口與貿易額

上海本瀕海一縣治。三面臨海。一面依陸。未開租界以前。也不過普通一縣治。自從清朝道光間。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應英國的要求。成立南京條約。開放甯波汕頭福州廈門上海五處爲通商港口。迄今已近九十年了。最初（即一八五〇年）的英租界。沿岸建築。不過五十英尺。界內僅有住宅兩處。海關和倉庫而已。過了兩年。開始建築住屋。開闢道路和設置碼頭等工作。起初收人月不過五千元。經過幾十年的時間。現在已有驚人的改變。

起始的貿易額。年輸入四百三十萬兩。輸出一千〇四十萬兩。兩項合計還不到一千五百萬兩。到了民國十八年貿易的總額。已達九億九千八百萬兩。公共租界的收入。也有一千二百四十七萬兩。支出九百四十四萬兩。全滬人口數。已超過三百萬了。

在許多人口中。當然以中國人爲最多。日本人次之。茲據最近調查各國留滬人口。日本計二萬四千一百廿九人。（台灣九百〇五人。

朝鮮四百十二人。英國六千二百廿一人。法國四千五百十九人。美國一千六百〇八人。俄國三千四百八十七人。印度一千八百四十二人。葡國一千三百三十三人。還有德國比國荷國瑞典土耳其等國人數最少。各約數百人。國別共有四十國之多。

■複雜之社會

上海爲通商大埠。中外畢集。人口繁夥。年有增加。據最近調查。全滬人口。已達三百數十萬。試以如許人口中。調查其籍貫。不但全國二十二省。均相與偕來。卽歐澳非亞各洲人民。也俱完備。不過有多少之分別。人種既不同。籍貫又各異。因此一家之左右隣居。向例不相往返。不通紅白。甚而一屋之中。同居的雖多至數家（因房價昂貴。一家負擔不起。將一室中的餘屋。分租於人。卽俗呼二房裏三房客之稱。也僅點頭答禮。而不問姓氏者。其複雜與奇情。實爲內地各處所無。揆諸親鄰善仁之意。則相去遠了。

■日本在上海經濟

勢力之發展

虹口到楊樹浦迤邐一帶幾十里地方。差不多已爲日人貿易和居住的勢力範圍。紡織公司。林立鼎峙。如東洋紡。鐘紡。東華紡。同興紡。上海紡等。由楊樹浦再上些。便是日本郵船碼頭。如匯山碼頭。大阪商船碼頭。滿鐵碼頭等。沿黃浦濱的建築物。如正金銀行。臺灣銀行。日清汽船公司。三菱三井兩株式會社。都是廈屋巍峨。氣象萬千。還有滬西小沙渡的各紡織廠。也有好幾家。

日人的事業。除郵船綢布食料雜物外。以紡織業爲最盛。有內外綿。大日本綿。上海紡織。日華紡織。裕豐紡織。豐田紡織。上海製造絹絲等各大工場。織機有一萬座以上。佔吾國紡織業十分之三。所雇華工。共計五萬多人。

日本商店。以虹口一帶爲密集區域。如吳淞路鴨綠路西華德路和北四川路之北端。差不多已成了日本街市。

從去年九一八東北事變後。滬商一致起而抵制日貨。日本商人大受打擊。他們不從根本上覺悟。徒懷恨抗日會。復釀成一二八之慘

變。結果又是吾中國人大吃其虧。

■分租房屋之習慣法

年來房租日貴。獨租一屋。實匪容易。故每向二房東分租一間或二間者。觸目皆是。甚至一幢房屋之中。分租至四五家或七八家者。也習以爲常。試觀街頭巷尾。高黏紅紙之分租招貼。縱橫錯雜。閱之目迷。益信分租於人的多。旅滬居民欲在二房東處租屋居住。等到看定房屋後。彼此言明月租若干。及何日起租。說定。先付定洋。(定洋不限多寡。至少一元。多則二元四元十元不等。視租值之厚薄。訂定洋之多寡。)付給定洋後。二房東即將召租毀去。還有租費。俟遷入後。例須一次付清。以預付一個月爲限。將來倘彼此不合。可先於租期未滿前十日關照二房東或三房客。俾得另張招貼。召致他客。也有三房客已付定洋。尚未遷入。二房東忽不願租借者。應付還加倍定洋。又彼此退租。一年中惟廢歷正月五月六月十二月四個月。照例不准退租。苟有特別事故與親戚關係的。也可隨時退租。可作

別論。此二房東和三房客相互間之習慣法。

■二房東受累

近來世風淩漓。匪盜日多。爲非作惡之徒。往往向二房東租屋一間。作爲祕密機關。但一旦事洩。捉將官裏去。牽涉二房東。對簿公庭。調查傳喚。已不勝其煩勞。等到案情大白。二房東雖無罪。然已飽吃虛驚不淺。此等無辜受累。實有冤無處告訴。故有二房東者。爲預防計。乃不黏招貼。轉托親友介紹三房客。蓋介紹來者。必有根底。且必正式良民。將來可免意外之殃。又二房東瞧看屋人。是粗漢一流。無婦女同來。當場卽假稱此屋。業已租去。或故昂其值。以示拒絕不租之意。有屋分租者。亦其難如此。

故有吃過冤枉的二房東。在召租上面。加書『無保免進』四字。卽指明如無保人拒絕租屋之意。也是一種防患未然之道。

華界方面。不論向大房東二房東租屋。概須具保。遷入之日。更須向公安局戶口處。報告領照。以免歹人混入。

■挖費與小租

租借房屋。除了繳付租費外。還有兩項例外的費用。一曰『挖費』。

二曰『小租』。

譬如某處有座市房。本由某甲開設店鋪。已屆多年。相安無事。後來因爲某乙覬覦他的市房。不問情由。暗暗到經租賬房處私下運動。願出酬勞金若干。一經運動成熟。再由房東名義。關照某甲推托收回自用。限期遷讓。因租界上租屋的習慣法。房東要收回。房客要退屋。祇須一個月前關照。即可雙方如願以償。故在某甲方面。祇好忍痛搬遷。至某乙達到目的後。所耗去的運動費。大者數萬元。小者數千數百。概無一定數目。要看乙方需要之殷否。與市房位置的如何而後定。此項費用。名叫『挖費』。

至小租一項。起初向大房東租屋時付給。所稱謂『小』者。卽別與正當租費之外。一說。此項小租。都歸經租處職員瓜分。不入大房的腰包。故以小字稱之。說到數目。也無一定。最少一個月。(譬如租費

每月五十元。小租也須五十元。餘類推。多則三個月五個月不等。現在小租已成租界上普遍的惡習。無可避免的。如在冷僻地方。新造幾幢房屋。無人去租賃。由房東登報召租。免去小租的也有。不過這是很少的例外。

■ 偽籠式之房屋

全滬人口。雖有三百數十萬人之多。倘使分晰言之。無產階級的窮小子。倒佔去了十分之七八。以故關於衣食住的(住)字問題。除去有產階級自己蓋造了高樓大廈和歐式洋房外。大多數均租房住宿。如果租賃一幢或兩幢房子。獨家居住。已經是很不多見。大概租了房子。因租費昂貴。力難獨居。都自己添加幾隻擱樓和屋頂房間。然後另召房客分居。俾可在租費上減輕一些負擔。故往往祇有一幢房子。多有四五家或七八家房客同居的。屋窄人稠。鬧得烏烟瘴氣。也不遑顧及了。原因總為經濟的逼迫關係。而無可如何之事。其他清潔上。空氣上。亦祇好馬馬虎虎。至於衛生和不衛生。都付之不問。

不聞。

時人稱這種屋窄人稠的房子。加了一個尊號道「鴿籠式」之房屋。可謂形容盡致。感慨同深。但依照目下的時勢。地產一天的值錢一天。房租一天的高漲一天。再過幾年。要住這種「鴿籠式」之房屋。也有些吃力了。

■二層樓

華界和法租界的弄堂房子。多有建築三層樓者。惟公共租界的房屋。祇有店面。可以造三層起至十層數十層。弄堂房子。仍舊以二層爲限。因工部局打樣間。恐弄堂房子。居戶衆多。易肇火災。故不肯簽出照會。也是防患未然之道。

■公館馬路的路樓

法租界有一條很長的公館馬路。（俗呼法租界大馬路）東頭到黃浦灘。西頭到八仙橋。現在沿路新建起的市房。大都築有「騎樓」。每逢天雨。人們走在人行道上。一點兒不沾溼衣鞋。因上面有騎樓遮